

馬耳他黑鷹

0536728

47.63
198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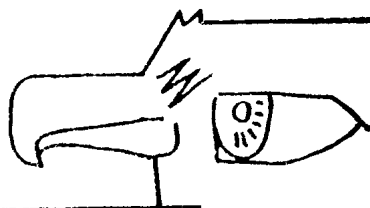
马耳他黑鹰

· [美] 达希尔·哈梅特 著

东良廷 刘文澜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昆明



内 容 提 要

以美国人古特曼为首的一伙人，为追寻一件中世纪的皇帝贡物——在马耳他岛精工制作、镶嵌名贵珠宝的一只金质黑鹰——展开了错综复杂、离奇曲折的明抢暗盗。为获取这一无价之宝，唯利是图的各式人物在犯罪过程中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极尽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能事。私家侦探山姆·斯佩德施展了全套“硬汉派”侦查本领，终于弄清事实真相，机智勇敢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最后使这伙罪犯全部落网。

本书是当代欧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山姆·斯佩德这一形象在欧美几乎已家喻户晓。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紧张动人。起始一团迷雾，结尾异峰突起，令人有不卒读不快之感。

责任编辑：杨震夏

封面插图：朱维明

主要人物表

塞缪尔·斯佩德（山姆）——私人侦探

埃菲·珀雷因——斯佩德的女秘书

温德利小姐——斯佩德的委托人（即布里姬·奥肖内西）

迈尔斯·阿切尔——斯佩德的助手

汤姆·波劳斯——探长

邓迪——警官

弗洛伊德·瑟斯比——诈骗犯

伊娃·阿切尔——迈尔斯的妻子

锡德·怀斯——斯佩德的律师

乔尔·凯罗（乔）——希腊人，黑鹰的搜寻者之一

威尔默·柯克——古特曼的孩儿脸的打手及保镖

卡斯珀·古特曼——胖子，黑鹰的主要搜寻者

布赖恩——地方检察官

雷亚·古特曼——胖子的女儿

目 次

一、斯佩德——阿切尔侦探事务所	1
二、雾中血案	10
三、三个女人	25
四、黑鸟	34
五、列文坦	49
六、矮小的幽灵	56
七、空中的“古”字	66
八、胡说八道	79
九、布里姬	88
十、贝尔维德里旅馆的长沙发	97
十一、胖子	109
十二、走马灯	122
十三、皇帝的礼物	133
十四、“鸽子号”	145
十五、大家都疯了	155
十六、第三条人命	167
十七、星期六晚上	179
十八、替死鬼	191
十九、俄国人的花招	208
二十、如果他们绞死你	228



一、斯佩德——阿切尔侦探事务所

塞缪尔·斯佩德的颧骨又长又瘦，翘下巴成V字形，嘴巴也成V字形，只是线条比较柔和。两个鼻孔又凑成一个更小的V字形。只有一对灰黄色的眼睛溜儿排着。浓浓的浓眉毛从鹰爪鼻上两道皱纹处往外矗出，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从两边高高的、扁平的太阳穴往前额汇成一点，又成了个V字形。他看上去相当高兴，就象一个白面魔王。他对埃菲·珀雷因说：“有事吗，宝贝儿？”

她是个身材瘦长、皮肤晒得黧黑的姑娘，身上穿着棕黄色薄羊毛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看上去好象打湿了似的。一张开朗的脸，象男孩子似的，闪耀着一对棕色的淘气的眼睛。她顺手把门关上，就靠在门上说：“有个姑娘要见你，她叫温德利。”

“是委托人吗？”

“我想是吧，你无论如何见见她吧。她是个迷人精呢。”

“让她进来，心肝，”斯佩德说，“让她进来。”

埃菲·珀雷因又开开门，她推着门走到外面一间办公室里，一手按在门把儿上，一边说：“请进，温德利小姐。”

一个声音说道：“谢谢你。”嗓音柔和极了，只有最最纯粹的发音才能吐字这么清楚。一位年轻的姑娘走进门来。她迈着踌躇的步子慢慢走来，钴蓝色的眼睛望着斯佩德，眼神里有羞怯也有试探。她个子细长，身材苗条，无论哪个部分都不算难看。身体挺直，胸脯高高的，两腿长长的，手脚都很纤细。她的衣著是两种深浅不同的蓝色，挑得正好和眼睛的颜色相称。蓝帽子下的卷发是深红色的，相比之下，丰满的嘴唇的红色就淡得多了。怯生生的嫣然一笑，月牙形的嘴亮闪闪地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斯佩德站起来欠了欠身，伸出一只手指粗壮的手，点点他桌旁那张栎木扶手椅。他身长足有六英尺。圆滚滚的肩膀使他的身体看上去成个圆锥形——前后左右一样阔——身上那件刚烫过的灰色上衣怎么看也不合身。

温德利小姐柔声柔气说了句“谢谢你”，就在木板椅边上坐下了。

斯佩德一屁股坐进自己那张转椅，转了小半圈，面对着她，殷勤地一笑。他这笑可不咧开嘴。脸上的V字形拉得更长了。门外传来埃菲·珀雷因打字的声音：的的哒哒的键声，微弱的铃声，以及呼的一下的转行声。还有隔壁办公室传来动力传动机单调的振动声。斯佩德桌上有支捻扁的烟卷在一个堆满了扁烟头的铜烟灰缸里空烧着。乱七八糟的灰色的烟灰把黄色的桌面、绿色的吸墨水纸和纸张到处都弄得斑

斑点点。一扇装了浅黄色窗帘的窗子，掀开八九英寸，从院子里飘进来的空气有一股淡淡的氨水味儿。桌子上的烟灰也随着气流慢慢地蠕动。

温德利小姐看着这些烟灰慢慢地移动。她的眼神很不自在。她就坐在椅子边上，两条腿直挺挺的，好象随时准备站起来。手上戴着黑手套，抓着一个扁扁的黑提包搁在膝头上。斯佩德又把椅子转回来，问道：“有什么事吗，温德利小姐？”

她屏息不动，望着他，咽了口唾沫，赶快说道：“你能——？我想——我——就是说，”接着就用雪白的牙齿狠狠咬住下唇，什么也不说了。只有她那对深色的眼睛仿佛在说话，在祈求。

斯佩德笑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神情倒也愉快，好象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说：“假定你能从头给我谈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最好从事情的开头说起。”

“那是在纽约的事。”

“嗯。”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认识他的。我是说我不知道在纽约什么地方。她比我小五岁——才十七岁——我们交的朋友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从来也不象姐妹那么亲热。爸爸妈妈在欧洲，这会要他们的命的。我一定得趁他们回国之前把她找回来。”

“嗯。”他说。

“他们月初就要回来了。”

斯佩德的眼睛发亮了。“那么说，我们还有两个星期。”

“直到她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事，我

真气。”她的嘴唇也发抖了。两只手只顾揉着那只搁在膝头上的黑皮包。“我最怕的是她干了什么事被抓到警察局去。我就是怕她出事，逼不得已才来的。我没有别人可以请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没办法。”斯佩德说，“不过后来她就来信了，对吗？”

“对啊，我发了个电报叫她回家。我寄到这儿存局待领。这是她给我的唯一的地址。我等了整整一星期，可是没回音，她一个字也不回。爸爸妈妈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只好到旧金山来找她。我写信告诉她我要来，我不该写信吧？”

“也许不该写。应该做什么有时也很难说。你没找到她吗？”

“没有。我写信给她说明我在圣马克旅馆等她，我求她来跟我谈谈，即便她不愿跟我回去也来见见面。可她没来。我等了三天，她就是不来。也没给我送个信儿。”斯佩德那颧长得象白面魔王似的脑袋点了点，同情地皱了皱眉，抿紧了嘴。

“这太可怕了。”温德利小姐强作笑容说道，“我不能老这样坐等，既不知道她究竟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她会出什么事。”她不再强作笑容，浑身打着哆嗦。“我手头唯一的地址就是存局待领。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昨天下午我到邮局去了，我在那儿等到天黑，可我没见着她。今天早上我又上邮局去了，我还是没见到科琳，不过我看见弗洛伊德·瑟斯比了。”

斯佩德又点点头，他的眉心展开了，看上去正全神贯注呢。“他不肯告诉我科琳在哪儿，”她绝望地往下说，“他

什么都不肯说，只是说她很好，很快活。叫我怎么相信他呢？不管怎么说吧，这就是他告诉我的。”

“对，”斯佩德赞同道，“也可能他说的是真话。”

“但愿如此。我真的但愿如此，”她失声喊道，“可是我没见到她本人，连电话也没通一个，不能就这么回去呀。他不肯带我去见她，他说她不想见我。这话我可不信。他答应告诉她，说他见过我了，如果她肯来，他就带她来跟我见见面——就在今天晚上，到旅馆里来。他说他知道她不会来的。他还答应，如果她不肯来，他就自己一个人来。他——”

门开了，她大吃一惊，赶快一手蒙住嘴，不出声了。

那开门的人走进一步，说声“哦，对不起！”就赶快脱下那顶棕色的帽子，又出去了。

“没关系，迈尔斯，”斯佩德对他说。“进来。温德利小姐，这位是阿切尔先生，我的伙伴。”

迈尔斯·阿切尔又走进房来，顺手把门关上，低下头对温德利小姐笑笑。一手拿着帽子，含糊地施了个礼。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宽肩膀，粗脖子，一张红脸，下巴颏方正有力。满面春风。整齐的短发有几茎银丝。看上去他准有四十多岁。斯佩德也三十多了。

斯佩德说：“温德利小姐的妹妹跟一个叫弗洛伊德·瑟斯比的家伙从纽约私奔了。他们目前在这儿。温德利小姐见过瑟斯比，约好他今天晚上见面。也许他会把她妹妹带来。不过看来他多半不会带来。温德利小姐要我们找到她妹妹，叫她跟他分手，回家去。”他瞧着温德利小姐问，“对吗？”

“对，”她含糊其词地回答。刚才见到斯佩德那副讨好的笑容，又是点头，又是担保。她本已渐渐不再发窘，这会

儿又窘得脸红起来。她望着膝上的皮包，惶惶不安地用戴手套的指头拉住它。

斯佩德对他的伙伴使了个眼色。迈尔斯·阿切尔走上前来站在书桌的一角。那姑娘瞅着皮包，他就瞅着她。他真是胆大包天。那对棕色的小眼睛居然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通，流露出赞赏的眼光。然后，他望着斯佩德，嘴巴无声地做了个吹口哨的动作，表示欣赏。

斯佩德的手原来搁在椅子扶手上，他竖起了两个指头。很快做了个警告的手势说：“我们不希望出什么事儿。任务不过是今天晚上到旅馆去看个人，他走的时候就跟着他，一直跟到你妹妹那儿去。如果她跟他一起来，你能说服她跟你一起回去，那最好。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找到了她，她却不愿离开他——那么，我们再想法子处理这件事情。”

阿切尔说：“对。”他是大嗓门，粗声粗气的。

温德利小姐赶紧抬眼望着斯佩德，眉心皱起来。“哦，不过你们一定得小心！”她的嗓音有点儿抖，嘴唇紧张不安地抽动，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几个字来。“一想到他可能干出什么事，我就怕得要命。她年纪那么轻，他就把她从纽约带到这儿来，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会不会——他会——对她干出什么事情吗？”

斯佩德笑了，拍拍椅子扶手。“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好了，”他说，“我们知道怎么去对付他。”

“可是他会不会？”她一个劲儿地问。

“风险总是有的。”斯佩德慎重地点点头。“你尽管放心，就让我们来处理这事好了。”

“我信得过你们。”她诚恳地说，“不过我要你们知

道，他是个危险的家伙。老实说，我认为他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要是他只为保全自己，他准会一眼也不眨就把科琳杀了。他会那样干吗？”

“你有没有吓唬他？”

“我跟他说，我只要求让她赶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回去，那样就可以把她做的事瞒过去。我答应他，只要他肯帮我这个忙，我就什么都不说。如果他不肯，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惩罚他。我——我琢磨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他跟她结婚，不就可以遮人耳目了吗？”阿切尔问道。

姑娘脸红了，慌忙回答说：“他在英国有老婆和三个孩子。科琳写信跟我说，她就是为这个才跟他出走的。”

“他们常常这么干，”斯佩德说，“不过在英国还不多见。”他探身去拿纸笔。“他长相怎么样？”

“哦，他大概有三十五岁。同你一样高。不是生来黑，就是晒黑的。头发也是黑色，眉毛很浓。说话就象吵架，粗声大气。样子又激动又烦躁。给人的印象就是逞凶霸道。”

斯佩德在纸上草草写了几笔，眼也不抬地问道：“眼睛是什么颜色？”

“蓝灰色的。两眼水汪汪，可不是眼泪汪汪。还有——哦，对了——下巴上有条凹缝。”

“身体瘦弱，适中还是壮实？”

“他身体可棒啦。宽肩膀，腰板挺直。称得上十足的军人气派。今天早上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浅灰的上衣，头上戴一顶灰帽子。”

“他是干什么的？”斯佩德放下铅笔问。

她说：“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说什么时候来见你？”

“八点以后。”

“好吧，温德利小姐，我们会派个人到那儿去，可能有用——”

“斯佩德先生，是不是请你亲自或者阿切尔先生去？”她双手做了个恳求的手势。“是不是能请你们俩哪一位辛苦一趟。我不是说你们派的人不行，不过——哦！——我真怕科琳出什么事。我真怕他。你们能去吗？我——当然，费用方面我应该多付些。”她那紧张的手指打开皮包，拿出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在斯佩德的书桌上。“这钱够吗？”

阿切尔说：“行，我来照顾这件事好了。”

温德利小姐站起身来，感情冲动地向他伸出手。“谢谢你，谢谢你。”她大声说道。又和斯佩德握了手，再说了声，“谢谢你。”

“哪儿的话，”斯佩德握着她的手说，“乐意为你效劳。如果你和瑟斯比在楼下见面，或是和他一起在门廊里待一会儿，对我们就方便了。”

“我一定照办。”她答应说，并再次向他们道谢。

“你用不着找我，”阿切尔警告她说，“我会找你的。”

斯佩德把温德利小姐送到走廊的门口。他回到书桌旁。阿切尔朝两张百元大钞点了点头，得意洋洋地大声嚷道：“还不错！”他拿了一张，折起来，塞进内衣口袋。

“她皮包里还有呢。”

斯佩德把另一张放进口袋又坐下来。他这才说：“好啦，别对她押宝押得太多。你看她这人怎么样？”

“太美啦，可你还跟我说什么不要对她押宝押得太多。”阿切尔大笑起来，忽然又一本正经地说：“山姆，虽然你先见到她，可是我先答应她。”他两手插在裤袋里，步子摇摇摆摆。

“你跟她一定会坏事，准没错。”斯佩德象狼似地咧嘴一笑，把后面的牙都露了出来。“对，你还是多长几个心眼吧。”他动手卷一支烟。



二、雾中血案

黑暗里响起了电话铃声，铃响三遍之后，弹簧床吱吱嘎嘎响了。手指在木头上摸索，一件小小的硬东西噗地一声掉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弹簧又吱吱嘎嘎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喂……是啊，你说吧……死了？……嗯……十五分钟。谢谢。”

开关卡嗒一声，天花板上由三根镀金链条吊起的那蓝白色碗形吊灯照亮了屋子。斯佩德，光着脚穿着绿色白格子的睡衣坐在床沿上。他沉着脸望着桌上的电话，从电话旁拿起一刀棕色卷烟纸和一袋达拉莫^①牛头牌烟草。水汽濛濛的冷空气从两扇敞开的窗子里吹进来。传来了阿克塔拉兹岛^②上

① 达拉莫：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以生产烟草著名。

② 旧金山海湾一小岛。

的雾号。那单调的呜咽一分钟响六下。一只小闹钟搁在一本杜克写的《美国著名罪案录》的书角上，差点掉在地上，钟面朝下，时针指着两点零五分。

斯佩德十个粗指头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卷起烟来了。他挑出一撮定量的棕色薄片，放在弄弯的纸上，把薄片铺得两头一样平，中间稍微瘪下去，两个大拇指从纸的内沿把它往外一卷，食指在外层捻紧，大拇指和另外几个手指滑到烟卷两头把它挟住，舌头随即舔了舔纸边，左手食指和大拇指挟住烟头，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就把舔湿的缝口捋平，把烟头一拧，另一头就塞到自己嘴里。他捡起那只掉在地上的猪皮套镍壳打火机，按了一下，嘴角叼着点燃的烟卷站起身来。他脱掉睡衣，双臂双腿和身体光溜溜的，粗壮有力，斜肩膀又阔又圆，看上去真象一只熊的身子；象一只剃光了的熊，他胸前没有毛，皮肤象孩子一般柔软，呈粉红色。

斯佩德搔搔脖后根，开始穿衣服。他穿上一套薄薄的白色连衫裤，灰袜子，黑吊袜带，深咖啡色皮鞋。系好鞋带后，他抓起电话，接通了格雷斯通四五〇〇号，要了一辆出租汽车。接着穿上一件绿条子的白衬衫，一条白软领，一条绿领带和白天穿的那件灰上衣，套上一件宽大的粗呢大衣，戴上顶深灰帽子。正当他匆匆把烟草、钥匙和钱塞进口袋里时，大门铃响了。

布什街是条山路，有一段路面正好庇盖着斯托克顿街，然后通往山下的唐人街。斯佩德就在这段路口付了车钱，下了车。旧金山的夜雾是淡淡的，又冷又湿。四处雾气弥漫。街上一切都影影绰绰。离斯佩德下车的地方几步路，有一堆人聚在一起，朝一条小巷里张望。布什街另一面站着一男两

女，也朝这条小巷张望，好多窗子里都有人往外看。

那些有铁栏杆的山路口，就开在难看的山路阶梯上。斯佩德穿过两边都是山路口的人行道，来到扶墙旁，手搁在湿漉漉的墙顶上，俯视着山下的斯塔克顿街。一辆汽车突然从下面地道口出现，马达隆隆，嗖的一下驰过，一阵风似地开走了。地道口不远有个男人蹲在一块电影广告牌前面。一座加油站开设在两排商店当中的空地前。那蹲着的人为了往广告牌下张望，把脑袋几乎弯到人行道上。他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抓牢广告牌的绿框子，保持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姿势。另外两个人尴尬地一起站在广告牌另一头，朝广告牌与另一头一所房子之间几英寸的空隙处探头探脑，那所房子有一道光秃秃的灰色边墙，墙下就是广告牌后面这块地方。灯光在墙上晃来晃去，人影也在灯光中忽隐忽现。

斯佩德转身离开扶墙，沿着布什街朝人们聚集的小巷走去。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嚼着口香糖，站在一块白底蓝字写着布里特街的搪瓷路牌下面，伸出一只胳膊拦住他，问道：“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是山姆·斯佩德。汤姆·波劳斯打电话给我来着。”

“果真是你，”警察放下胳膊。“我刚才没认出你来。好吧，他们在后面。”他伸出大拇指朝肩后一指。“事情真糟糕。”

“糟透了，”斯佩德附和道，朝小巷走去。走进巷口不远，半道里停着一辆黑色的救护车。救护车后面，小巷的左面，有一道齐腰高的栅栏。那是用粗糙的横木条筑成的。栅栏跟前那块黑沉沉的地面通向下面斯托克顿街上的广告牌，形